

2007-12-28

## 續一套書的故事

十一月二十三日本欄講了一套書的故事。文章裏面提到在英華書院的奇遇：一位年輕數學老師，把我在一九六四年買的一套復旦大學編的《數學分析》，親手送回給我，引起了相關的一些朋友的回憶與回應。欲罷不能，趁着假日季節，把故事再說下去。

## 末代舍監話當年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收到張伯康的電郵，證實書是我在離開明原堂的時候，送給他的，又勾起了我的一段回憶。一九八七年我在港大宿舍明原堂開始了我的舍監經歷。明原堂原來是三座宿舍，分別是盧迦堂（Lugard）、儀禮軒（Eliot）與梅舍（May），分別建成於一九一三、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，每座宿舍容納大約七十名學生。每一座宿舍都有獨立的舍監住宅。

一九六八年，颶風巨災，山泥崩瀉，儀禮軒與梅舍的舍監住宅都塌掉了，只剩下盧迦堂的舍監住宅，完好無缺。一九六九年宿舍重開，三間宿舍合二為一，稱為 Old Halls，中文稱為明原堂，首位舍監是馮以泮先生。我就這樣住進了盧迦堂的舍監住宅，一直到一九九二年盧迦堂拆卸，明原堂結束成為學生宿舍，因此我說我是明原堂的「末代舍監」。

住在明原堂的舍監宿舍，是一種特殊的經歷。雖然與盧迦堂連在一起，裏面的設計完全是獨立的一座房子。裏面很寬敞，面積估計有四千多平方英尺；樓底很高，有十六英尺。一進門是飯廳，半個羽毛球場不止。書房像一個大課室，少說也有五、六百英尺。一九一三年，當時還是按照英國的建築條例設計的，十足的禦寒設計。屋子裏三處有火爐，是真正有煙囪的火爐。紅磚的牆，是夾層的，可以在夾層裏面放進小柴枝生火，讓牆壁保持溫度，以節約大火爐的燃料。

我住進去的時候，大學已經決定拆卸，因此沒有進行常規的五年大修，木質的地板結構逐漸被白蟻侵蝕。開始不察，放在地上的一大疊《中國教育報》被蛀得全部中空還不知道。最慘的是一套四十年代父親從上海帶來的、原版的《三毛流浪記》和《三毛從軍記》被完全吃掉了。

就在這種環境下，深感不能再抱着書籍不放，否則讓白蟻拿來裹腹就太不值得了，於是狠心決定送走不再是我工作重點的書籍。於是想到張伯康，當時他是教育學院的同事，專門從事數學教育。那應該是一九九一年的事。我在一九九〇年到一

九九一年在哈佛度假進修，一九九一年回到香港，盧迦堂已夷為平地。一九九二年，明原堂完全結束，我轉到在沙宣道新成立的利希慎堂當舍監，直到二〇〇六年。

### 知識分子天性愛書

張伯康本身在「數理教育學會」頗有建樹，還參加創立「數學教育學會」。在一九九九年離開港大，創立港島民生書院，瞬即成為非常受歡迎的學校之一。從張伯康的電郵知道，就是在一九九九年他離開港大的時候，把一部分數學教育的書送給了黃毅英，那套《數學分析》看來就是這樣傳到黃毅英手上的。黃毅英也是從事數學教育的，現在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任教。我腦子裏面在想，愛書是知識分子的天性，擁有了以後，太多了，就會想到要放棄；但是既然愛書，一定是放棄而不放心；於是送給有心人，也是一條出路。不過，我也知道，送出去的書，就是人家的了，人家如何處置，送出者不應置喙，說不定最後成為垃圾丟掉。鄭鈞傑老師把書送回給我，是非常意外的驚喜。

在一個婚禮宴會上，胡仲豪就是這樣說的，「有些書，也許除了對我們有紀念價值之外，對於別人是沒有多大意義的。」上文提到胡仲豪，是中學的時候一起拿着許蕤舫的書自學幾何的「死黨」。

的確，數學分析，書多得很，說不定有些概念都改了。那些舊書，有些只有歷史意義。但是這個時代，有誰會有興趣去研究這些聽來很偏門的教育史？

在座的除了胡仲豪（理工大學教授，傑出物理學家）、還有蕭文強（港大教授，剛退休，培養過許多數學家）。他們說起，當時中文書比較便宜，港幣一元幾毛就能買到，因此也不管懂不懂，買回來再算。大家都記得擁有過一本《常微分方程的穩定性問題》，原來是大學時期根本學不到的內容，胡仲豪在加拿大實驗室做研究工作的時候，才發覺有用。上文談到的上海翻譯的日本數學書（現在證實是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），其實也不是什麼入門書，當時只有開頭幾頁勉強看得懂。

說來也巧，剛好港大的校友雜誌，有我們這批人在大學時期的「學習組」的簡短報道。當時港大的數學，頗有名氣，我們上課都要花很大力氣才能追得上。但是物理，用北方話說，實在「不怎麼的！」於是我們發憤圖強，拿着課本硬啃；每個人準備一章，一頁一頁的，方程式一條一條的推導，輪流講解。還記得我們就這樣整本啃完 Reitz & Milford 的《電動力學導論》。就這樣，我們九個人裏面，出了四個教授級的科學家。

### 不問收穫埋頭苦讀

我們這批「花甲老翁」，在議論：這種情形，今天大概不會出現了。為什麼？一個看法，是今天年輕人的生活豐富得多了，他們關於學習的概念也完全不一樣

了。我們那個時候，還以為數學是最神聖的，因此人人都願意付託終身。顯然，今天要是有人真的只知埋頭數理，恐怕也不會成為真正的科學家。

不過，我們又不禁覺得，那年代我們那種自學的勁頭，現在想起來自己也覺得有點自豪。不在乎學到什麼，而是毫無顧慮地去闖未知世界，毫不計較自己的能力，毫不猶豫地覺得自己會成功的。那時候，我們靠的只是課本，現在知識的來源無窮無盡，自學的條件要充裕得多。要是當老師都刻意把學生的自學潛力發揮出來，我們的教育將會是完全不一樣的面貌。